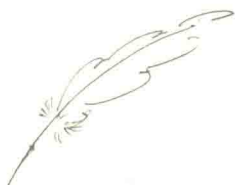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德意志古典传统从编

刘小枫 ● 主编



[德] 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 著

彭忒西勒亚

Penthesilea

江雪奇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德意志古典传统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彭忒西勒亚

Penthesilea

[德] 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 著

江雪奇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彭忒西勒亚 / (德)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著; 江雪奇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8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487-8

I. ①彭… II. ①海… ②江…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德国—近代 IV. ①I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0065号

彭忒西勒亚

作 者 [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译 者 江雪奇

责任编辑 王霄翎 刘雨潇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

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4千字

定 价 69.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德意志古典传统丛编”出版说明

德意志人与现代中国的命运有着特殊的关系：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交战时双方的军事顾问都一度是德国人——两个德国人的思想引发的中国智识人之间的战争迄今没有终结。百年来，我国成就的第一部汉译名著全集是德国人的……德国启蒙时期的古典哲学亦曾一度是我国西学研究中的翘楚。

尽管如此，我国学界对德意志思想传统的认识不仅相当片面，而且缺乏历史纵深。长期以来，我们以为德语的文学大家除了歌德、席勒、海涅、荷尔德林外没别人，不知道还有莱辛、维兰德、诺瓦利斯、克莱斯特……事实上，相对从事法语、英语、俄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来说，我国从事德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要少得多——前辈的翻译对我们年青一代学习取向的影响实在不可小视，理解德意志古典思想的复杂性是我们必须重补的一课。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乙组

2003年7月

目 录

中译本导读	1
第一场	24
第二场	35
第三场	42
第四场	51
第五场	60
第六场	73
第七场	79
第八场	87
第九场	91
第十场	108
第十一场	110
第十二场	115
第十三场	118
第十四场	123
第十五场	135
第十六场	163

第十七场	165
第十八场	167
第十九场	168
第二十场	172
第二十一场	179
第二十二场	186
第二十三场	190
第二十四场	195
专名索引	221

附录

克鲁克霍恩 彭忒西勒亚	239
弗里柯 彭忒西勒亚	258
任卫东 我是谁？ ——克莱斯特戏剧《彭忒西勒亚》的身份问题	284

中译本导读

一、作者生平

冯·克莱斯特 (von Kleist) 家族是起源于欧洲波美拉尼亚地区^①的极为古老、显赫的军事贵族世家,自十三世纪以来一直枝繁叶茂,为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及东欧邦国贡献了数不清的将军和元帅,一直到二战期间都对德国军界有着重大影响。此外,这个武运昌隆的家族也不乏文气,养育出了若干显贵的文官、外交家和杰出的作家、学者。

本书原作者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就是这个不平凡家族的成员之一。1777 年 10 月,他作为军官父亲的长子出生于奥德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urt an der Oder),^②前面还有四个姐姐,其中两个是父亲亡故的前妻所生,另两个则是同母所生。

这位天才作家终其一生都是家族中的不肖子、社会上的失败者、文学圈的局外人。

海因里希 11 岁便失去父亲,之后被送往柏林,由一位法裔牧师兼教授抚养,并通过他而初识古典时期和启蒙时期的文学艺术。15 岁时他遵循家族传统入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参与过包括第一次反法同盟在内的多项军事任务,并逐级晋升,似乎很快便可成功复制

^① 英文: Pomerania; 德文: Pommern; 波兰文: Pomorze。今德国东北部和波兰西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一带。

^② 不应与德国西部的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混淆。

家族先辈中的男子汉们的人生了。然而 1799 年，22 岁的克莱斯特少尉不顾家人和长官的共同反对而坚决退伍，理由是“继续学业”。

他并没有撒谎，因为此后他的确去大学学习去了。可是他退伍的更深刻原因是他无法忍受战争的残酷现实和普鲁士军队的野蛮风气。他在给旧时老师的信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军人职业，因为它蕴含了一种和我的整个本性完全不符的东西。我憎恨它，逐渐厌烦我自己不得不为其目标而工作。我由衷地蔑视军事纪律所创造出来的、为行家所赞叹的最大奇迹。在我看来，军官不过是一帮操练匠，士兵不过是一帮奴隶。当整个军团演练的时候，我便觉得这就是活生生的暴政之纪念碑。此外，我开始切身感受到，我的职务给我的个性留下了很坏的印迹。我经常被迫在希望宽恕的时候去惩罚，或者在本该惩罚的时候却宽恕。这两种情况下，我都觉得我自己是应受惩罚的。在这种时刻，我心中不禁自然地产生一种愿望，希望抛弃这种使得我被两种完全对立的原则无休止地折磨的职业。我总是没有把握，我到底是该作为人而行事，还是该作为军官而行事，因为我认为在军队的现有条件之下，两者的义务是无法相调和的。

(1799 年 3 月 19 日)

这种双重身份的分裂和对现实规则的抗拒不仅仅属于克莱斯特本人，也属于他笔下的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读者如若能够带着这种认识去阅读手中这本书，或许便能更好地理解女主角的追索与痛苦。

离开军队的煎熬后，克莱斯特热情满满地去大学中研习哲学、物理、数学和政治。1800 年初，他与同样出身于贵族军官家庭的威廉明娜·冯·岑格（Wilhelmine von Zenge）小姐订婚。然

而女方家庭要求他一定要谋到公务员差事才能正式结婚，于是克莱斯特中断学业而到普鲁士经济部工作，并很有可能在此期间为之执行过间谍任务。

然而克莱斯特并没有安分地从事他的工作，而是依旧热爱在科学世界里翱翔。只是这种“不务正业”的翱翔并没有给他带来自由的天空，相反的是使他更加迷惘。他在给岑格小姐的信中写道：

不久前我接触了那种较新的所谓的康德哲学。[……] 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我们称之为真理的那种东西真的是真理，还是仅仅是在我们眼中看来如此而已。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在此世所搜罗的真理在死后便不在了。再怎么试图追求一种能够伴我们进入坟墓的财富，也都是徒劳的。[……] 我唯一的、最高的目标沉沦了，我现在再也没有目标了。

(1801年3月22日)

他感到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徒劳的，并因此对科学失去兴趣。其实，按照大部分当代研究者的看法，克莱斯特对于康德的理解是非常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的确确让他陷入一场严峻的内心危机，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康德危机”。这场危机使得他“彻底放弃了科学”（1801年10月10日的信）。而他的作品中所充斥的怀疑、迷惘和狂暴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次危机留下的印记。

或许是为了克服危机，他和他最亲近的姐姐——同父异母的乌尔里克（Ulrike von Kleist），^① 一同去巴黎游览。然而大革命后法国群魔乱舞的社会现实让他非常失望：科学和理性并没有将世

① 她是一个喜欢社交和旅游的略有男子气的女人，有研究者猜测，彭忒西勒亚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有她的元素在内。参见作者1801年7月28/29日的信件。

界变得更好，反而扭曲、异化了人最本质的需求，将社会和国家变成了吞噬个人的怪物。有学者甚至认为，《彭忒西勒亚》中的那个奇异的亚马逊国就多多少少有着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的影子。^①

沮丧之中，克莱斯特想选择一条逃避的道路，效仿卢梭到乡村隐居。同时他也已经萌生抛下“等级、荣誉和财富这一切破烂玩意”（1801年10月10日的信），走文学创作之路的想法。他写信劝未婚妻到瑞士乡下来，过“种块田、植棵树、生个孩子”（出处同上）的生活。然而岑格小姐并不赞成他的设想，并最终与他分手。

他短暂地在瑞士独居了一段时日，其后又开始游历四方，结识知名作家，并认真地尝试实现作家梦。据挚友普夫艾尔（Ernst von Pfuël）回忆，克莱斯特的文学野心相当之大，他立志超越当时的头号文豪歌德而成为最伟大的作家，甚至还声称自己要“撕下歌德额上的花环”。^②

然而不久后克莱斯特就再次陷入对自己的文学才能的怀疑，并在绝望中焚毁了戏剧《罗伯特·吉斯卡尔》的手稿。在给姐姐乌尔里克的信中，他沮丧地写道：“上天不肯赐给我大地上最伟大的财富——名声。”（1803年10月26日）在极度悲观的情绪之

① 参见 Siegfried Streller,《有关克莱斯特的〈彭忒西勒亚〉中的问题》（“Zur Problematik von Kleists Penthesilea”），见 *Weimarer Beiträge* 5, 1959, 页 510-512；以及吕一旭，《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格林兄弟奖的致谢辞》（*Dankesrede bei der Verleihung des Jacob- und Wilhelm-Grimm-Preises des Deutschen Akademischen Austauschdienstes*, Bonn, 2014）。

② 花环是诗人荣誉的象征。引自：Helmut Sembdner (Hrsg.),《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生前迹：同代人的文献与汇报》（*Heinrich von Kleists Lebensspuren – Dokumente und Berichte der Zeitgenossen*, München, 1996, 以下简称“《生前迹》”），页 104, 编号 112。

下，他决心加入法国军队，打算参与渡海攻击英国的战斗，以期死在大海这座“无限壮观的坟墓中”（出处同上）。后来在朋友的劝告下，克莱斯特还是返回了德国。从1804年开始，他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①担任公务员，但在工作之余始终未放弃创作。1806年他决心完全通过“戏剧工作”而谋生，便放弃公职前往柏林，却在路上被法国占领军以间谍罪名逮捕，并被移送法国，度过了一段牢狱时光。

1807年克莱斯特再度回国，在文化名城德累斯顿（Dresden）与作家米勒（Adam Heinrich Müller）合办文艺杂志《腓比斯》（*Phöbus*）。然而这部杂志仅仅惨淡维持了一年，便在外债和内讧交织之下停刊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克莱斯特东奔西走谋求职位，但始终未曾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1809年，他来到时属奥地利的布拉格，接触了当地的德意志爱国者群体，计划共同创办一份名叫《日耳曼尼亚》（*Germania*）的周刊，以激励德意志民族争取自由、反抗拿破仑侵略。在此期间他还写作了不少鼓吹反法爱国的作品。然而奥地利不久便战败，周刊胎死腹中。

1809年底，克莱斯特返回柏林，并结识了包括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在内的著名作家。次年十月，他创立了《柏林晚报》（*Berliner Abendblätter*），宗旨是“雅俗共赏”以及“促进民族事业”。事实上这份报纸的主要编辑工作由克莱斯特一人完成，几乎就是他的“一人报”。为了迎合官方，也为了吸引读者，他在其中除了文艺作品之外，还登载柏林警察局的最新通知。创刊初期也曾有不少知名作者为之写稿、

^① 曾是普鲁士的重要城市，在柏林被法军占领期间，普鲁士的中央机关曾疏散至此地。今为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市。

宣传，然而极不善于人际交往的克莱斯特很快便与数名重要合作者闹翻，更雪上加霜的是，普鲁士当局的书报审查制度日益严厉。重重打击之下，这份报纸存在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①

此时克莱斯特已经 34 岁了，不光一事无成，甚至连糊口都成了问题。同时，多年来观众和同行对他作品的如潮恶评也让他心灰意冷。孤立无援的他向各路显贵写信求助，却多石沉大海。绝望之下，他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愿孤零零地离世，而想要有人陪伴他共同赴死。他找到了亨利耶塔·佛格尔（Henriette Vogel）。这位热爱文艺的有夫之妇算得上是克莱斯特的红颜知己，她被癌症折磨了很久，一直有自杀之念却不敢自己动手。二人周密地安排好了自杀计划，于 1811 年 11 月 21 日来到柏林西南郊的小万湖（Der Kleine Wannsee）畔。据目击者讲，他们在动手前毫无悲郁哀愁之态，而是快活地游览嬉闹。^② 接近下午四点之时，克莱斯特先用手枪

① 相关细节参见《生前迹》，前揭，页 351—417，编号 396a—488b。

② 按作家自己在绝命之日所撰书信中的说法，这场死亡对他而言是极度幸福的：“我最亲爱的乌尔里克，我只有先怀着我现在这种满足欢快的心境，与全世界，同时也与所有人，以及与你达成了和解之后，才能去死。[……]事实上，我在这世间已是无法挽救。珍重，愿上天赐予你的死亡能够有我之死亡的一半快乐、一半无可言说的愉悦。这便是我所能为你呈上的最诚挚、最衷心的祝福。”（致乌尔里克·冯·克莱斯特）“我最亲爱的玛丽，你若能知道，死亡和爱是如何交替着为我生命的这些最后时刻佩上天国与人间的花环的，那么你必定会愿意让我死去的。啊，我向你保证，我处于完全的极乐体验之中。晨间与晚间我都跪倒向上帝祈祷，这是我此前所未能做到过的。现在我可以为我这份人类所有过的最为苦痛的生命而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赐予我那种最为美妙、最具快感的死亡作为补偿。[……]我无法向你道出，她[译注：指亨利耶塔]心灵中所涌起的与我一同赴死的决定，以一种多么无可言说、无可抗拒的力量将我揽到了她胸前。你可记得我曾多次问过你是否愿意与我一同赴死？——而你每次都说不——我被一阵从未体验过的极乐之漩涡所攫住，无法向你否认，她的坟墓对我而言要胜过世间一百位女皇的床第。——啊，我亲爱的朋友，愿上帝很快也将你召唤到那更好的世界中去，在那里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以天使之爱彼此紧拥。——别了。”（致玛丽·冯·克莱斯特）

射向了佛格尔的心脏，随后又朝自己嘴中开枪自尽。

按照那个年代的德国社会价值观，自杀是一种无法被容忍的行为；而这位未婚的名门败家子与一位有夫之妇的共同自杀更是毫不意外地成为了一时的爆炸性丑闻。那些平素就厌憎克莱斯特作品的人，此时更是极尽恶毒地对其冷嘲热讽。两位死者的遗体就和我们的读者所熟悉的少年维特一样并未进入公共墓地，而只是孤零零地葬在小万湖之滨。

二、作者影响

克莱斯特最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他的八篇戏剧：《施罗芬施泰因一家》（*Familie Schroffenstein*）、《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kard*）、《破瓮记》（*Der zerbrochne Krug*）、《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海尔布隆的小凯蒂》（*Das Käthchen von Heilbronn*）、《赫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洪堡亲王》（*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同样为人所称道的还有《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智利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i*）、《圣多明各的婚约》（*Die Verlobung in St. Domingo*）、《洛迦诺的乞妇》（*Das Bettelweib von Locarno*）、《养子》（*Der Findling*）、《圣凯茜丽或音乐的魔力》（*Die heilige Cäcilie oder die Gewalt der Musik*）、《决斗》（*Der Zweikampf*）这八篇经典的中篇小说（*Novelle*）。此外他还有《日耳曼尼亚致她的孩子们》（*Germania an ihre Kinder*）、《近期普鲁士战争的轶事》（*Anekdote aus dem letzten preußischen Kriege*）、《论木偶戏》（*Über das Marionettentheater*）、《论思想在言语过程中逐步形成》（*Über die allmähliche Verfertigung der Gedanken beim Reden*）等众多诗歌、轶事和理论性文章。要知道，这位短命的作家只活了三十四岁，其中真正用于文学创作的时间可能总共只有十年，而这期间他还将

不少精力用在了工作和旅行上，他最重要的作品更是集中在 1807 至 1811 年间问世。如此说来，克莱斯特的确是相当高产的。

可惜的是，这些被后世奉为精品的戏剧作品在作者生前并未得到多少认同。只有《破瓮记》有幸能得到歌德的几句好话，并在其指导下于魏玛首次登台，然而演出一败涂地。唯一能得到观众接受的，是在维也纳首演的《海尔布隆的小凯蒂》，批评界对此却并不买账，伊夫兰（August Wilhelm Iffland）管理下的柏林剧院拒绝上演这部作品，据说歌德更是直接将其扔进了火堆。^①歌德虽然不否认克莱斯特的才华，但曾在多个场合毫不隐讳地表示过对其个人的蔑视和厌弃，甚至说：“即使是在我最纯粹地决意表达真挚同情之时，这位作家仍总是令我感到战栗与厌憎，就像是见到天性美好的躯体患上不治之症一般。”^②

在十九世纪，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格林兄弟、蒂克（Ludwig Tieck）、乌兰德（Ludwig Uhland）、海涅（Heinrich Heine）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等人对克莱斯特多少持一些积极的评价。然而这些评价往往是有所保留的：例如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虽然称他具有“非凡的才华”，赞赏其小说思想的深度和表达手法的力度，却同时不忘强调这些作品恐怕很难被大众接受，甚至连他自己读起来都会“困惑”，更别提其中充斥着“丑陋”“阴暗”“可怖”的成分了。^③

的确，克莱斯特太热衷于表现人性不完美的一面，他的不少

① 参见《生前迹》，前揭，页 343，编号 385。

② 引自 E. v. d. Hellen (Hrsg.)，《歌德全集》（*Goethes Sämtliche Werke*, Stuttgart und Berlin, 1902-1912），卷 38，页 20-21。

③ 参见《生前迹》，前揭，页 33-35，编号 370，以及 Helmut Sembdner (Hrsg.)，《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身后名：文献中的影响史》（“Heinrich von Kleists Nachruhm - Eine Wirkungsgeschichte in Dokumenten, München, 1996，以下简称“《身后名》”），页 574-579，编号 652a/b。

作品的内容和主题都是颇具颠覆性的，里面有残杀亲子的父亲、被爱人的群犬撕咬成碎片的情郎、陷害养父奸淫养母的养子、被群氓砸死在树上的婴儿、为了追求正义反而沦为匪徒的马贩子……文本中更是不乏血腥暴力的镜头被赤裸裸地展示给读者，这自然是习惯陶冶在“静穆的伟大和崇高的单纯”之中的古典神经所不能承受的。现代学者就此总结道：“同时代人与其说被其语言的力度、韵律的动感、开阔的戏剧悬念和诗意的美感所吸引，不如说被其图像的暴力性、感情爆发的无度、情境的粗悍和对优美传统的蔑视所震惊。”^①

事实上，克莱斯特根本就是他的时代的一个异类。他似乎无法归属于当时的任何文学流派：他既突破了古典主义对和谐的追求，也不接受浪漫派的美学理念。^②就如他自己在写给《彭忒西勒亚》的出版商科塔（Cotta）的信中所坦言的那样，他是一名“时代所不能承受的作家”（1808年7月24日）。要找到知音，他需要等待。

他等到了。当年的小万湖畔的无名掘墓人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这位落魄作家的坟墓在百年后会成为热门旅游景点。歌德也同样一定想不到，未来的文学史会把他眼中的这个可鄙后生誉为德国历史

① Siegfried Streller, 《导读》（“Einleitung”）见 Heinrich von Kleist, *Dramen*, Frankfurt am Main, 1986 (*Heinrich von Kleist. Werke und Briefe in vier Bänden*, Hrsg. von Siegfried Strell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Peter Goldammer und Wolfgang Barthel, Anita Golz, Rudolf Loch), 卷1, 页5。

② 克莱斯特与浪漫派的关系素来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纵观两百年来的克莱斯特接受史与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既有人将他看作深入骨髓到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也有人主张他恰恰代表着浪漫派的对立面，而更多的人是处在这两种最极端的观点之间，分别提出了自己形形色色的见解，此处难以尽述。不过现代学界的基本共识似乎是，克莱斯特至少绝非典型的浪漫主义者。详见 Ingo Breuer (Hrsg.), 《克莱斯特手册：生平、作品、影响》（*Kleist-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Stuttgart, 2009），页227-238。

上最伟大的剧作家，甚至还有人将他的名字直接排在他和席勒之后，称之为同时代德国文学的第三号巨子。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盛赞他的才华。^① 卡夫卡（Franz Kafka）视他为“真正的血亲”（eigentlichen Blutsverwandten），吸收着他的养分而创造出了文学奇迹。^② 德布林（Alfred Döblin）少年时读到《彭忒西勒亚》时亦是澎湃不已，甚至称作者为“我青春的神祇”（die Götter meiner Jugend）之一，并为歌德对他的冷淡态度而愤愤不平。^③

鲁迅文学翻译奖获得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韩瑞祥这样总结道：

克莱斯特属于伟大的德国戏剧家。他构成了莱辛、席勒、歌德和格里尔帕策、黑贝尔和豪普特曼之间的承接环节。他的人生和作品的特点在于他追求绝对的真实、追求为有意义的人生创造坚实基础、炽烈地热爱祖国并胸怀澎湃的志向。他在此之中结合了现实主义元素和浪漫主义童话元素、悲剧性和幽默、古典的和谐和无限的激情。尽管他和浪漫派不乏接触，但他还是凭借其对真理的绝不退缩的追求、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他从超验性迈向内在性的步伐，而成为了现代戏剧的先驱者。^④

德国的克莱斯特基金会自 1912 年起每年颁发克莱斯特文学

① 《身后名》，前揭，页 547，编号 612b。

② 这个表述出自卡夫卡给 1913 年 9 月 2 日给菲丽丝·巴尔（Felice Bauer）的信。关于克莱斯特和卡夫卡的“内在亲缘性”可进一步参见 Walter Hinderer, 《卡夫卡和克莱斯特：一种复杂的亲缘性》（“Kafka und Kleist: Eine komplexe Verwandtschaft”），见 Walter Hinderer: *Vom Gesetz des Widerspruchs – Über Heinrich von Kleist*, Würzburg, 2011, 页 173–192。

③ 《身后名》，前揭，页 556，编号 623b。

④ 韩瑞祥：《德语文学选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页 206。